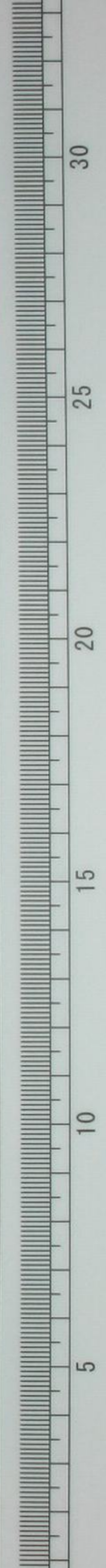




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三

13  
842  
3





413  
842  
B

韓子解詁卷之五

第十七有亡徵第十五三守第十六備內  
第十八飾邪第十九字

舊唐書

天  
花房  
仙  
女  
舞  
氏  
寄  
韻  
月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托儀甫述

亡徵

舊刊有第  
十五字

原注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語結束之亦  
古今奇觀也補陳深曰前排後摠體法甚奇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勢  
謀慮簡猶棄也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原注門下

之人也山璠曰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好辯  
室嫡子也尤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注卿之適子也  
商賈外積續商賈與鄰國通貨其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舊刊內困

仗右好宮室臺榭陂池車服器玩好尾宣陽曰器罷露百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亡徵

一



姓秦策作罷路高注路猶贏也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煎靡

貨財者可亡也讀靡靡通增外儲尤上罷苦百姓煎靡財貨

其財注集韻靡靡同壞也楚辭精瓊靡以為糧注靡屑也墨

好祭祀者可亡也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十筮以疑衆殺呂

以衆言參驗舊刊作聽以爵不待參驗增聽以爵聽用一人

為門戶者可亡也增言出入皆由一人之言也屬卿按官職

可以重求重人也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

而寡斷讀茹亦柔也大雅柔則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

亡也饜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

法舊刊脫刑字讀周詳密也增周合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

於文麗文章麗詞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

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言人主若聞甲

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恬疆大之救而

侮所迫之國者隣國可亡也羈旅僑士謂外國說客杜預曰羈

僑重帑在外重輜重上問謀計王政注問猶與也下與民

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餒云能好也新序吾兩

不相能也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

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問聞通名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二



今按起家之起

以一時名聞用捨百官，羈旅起貴起超，以陵故常者臣，可亡也。輕其適言死，可亡也。大正庶子稱衡與適子相抗，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言死，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大心猶放膽也，出荀子，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易輕也，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以而不畏疆，無禮而侮大隣，貪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疆敵，以為后妻增后妻妻也，內儲下則太子危，而是則羣臣易慮者易變也，可亡也。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言難，而不知有可斷謂舊刊有下行，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可斷而斷者，反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出君猶左傳出公輒也，讀謂君受其禍，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出亡在外也，按置立也，更立新君也。猶安帝播遷西海，義仲立元曆，帝後醜，翻帝在吉野，尊氏立光嚴帝。質太子未及而君易

愚忍字

而時

子太子為質於外國，如是則國携携貳，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狎其身狎親也，刑戮小民而逆其使虐使也，懷怒思耻懷怒，而專習則賊生專當作尋亦重也，言藏怒，懸罪却進其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讀謂大臣爭權，父兄衆疆，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愛玩弄也，外內悲惋鳳卿按悲憐之誤，正字通，憐心不然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而口不能言也，六書故，慨駭悵也。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驕法驕矯通，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也。地無固固險固，城郭惡惡鹿，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位即世是言死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三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如漢末是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

山璠曰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登

具者如此則可亡也攀編而心急攀編舊刊作備讀輕疾而易

動發心惰忽會連日捐忽惰之節而不訾前後者無慮

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簡猶可亡也

貴人相妬舊刊貴人大臣隆盛外籍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

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

仇仇匹官吏弱而人民傑傑築通舊刊作築築點如此則國

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懸臯不使羣臣

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言使羣臣疑懼可亡也出軍

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如唐藩鎮

是可亡也后妻淫亂魯桓公夫人主母畜穢如宣太后外內

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

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典謁納言之官戰國時

謁者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彊

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姦臣壅塞人主之制斷增可亡也私

門之官用馬府之世榮原旧注軍馬之府立功者讀謂將帥

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

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

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



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  
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行女謂刑餘用事者官  
也秦趙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  
高類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親新古通不肖用事而  
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  
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大音而人主勿禁  
勿旧作則臣心無窮言不知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  
弗是與民同門讀同里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  
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  
其治亂其疆弱相躋者也讀躋奇也謂木之折也必通蠹牆

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  
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  
不難矣言能服行法術  
者天下無敵也

三守旧刊有第  
十六字

原注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福不聽他人毀  
譽守自親政毋移大臣補張榜曰惜態畢肖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  
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增舉舉誤  
不聽而譽臣獨任譽人及當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迹習能人  
途用事能人皆指貴重之臣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  
聞人主增言陳言者必先順適幸臣之意然後乃聞然則端



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言必因左

黜陟讀言人主雖愛而不能獨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

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

勞憚使羣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增趙作籍古字通言圖

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

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

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

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

即中虛而朝臣以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通作而不效公

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讀謂矯言外難險言禍

福得失之形讀險言也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

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成功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

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讀首發其必不信矣

舊刊信作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謂獄也禁制刑罰人臣擅

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

劫止塞則王矣舊刊止塞

備內舊刊有第十七字

原注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近之間辭亦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鳳卿曰悖理之說獲之憤惋之餘



譬之針心警眠患輕害重骨肉嫌疑則終至相殘棉菴之際每輒有之數倫之基作偏于此嗟獲罪鄒魯莫大於此簡在讀者黃東發亦嘗為言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虛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其舊刊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讀傳訓附非殺申生而立舊刊矣陳深曰捨此一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有子

字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

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增

侯世家母愛者然則其為之反也讀謂就語之其母惡者其

子釋捨也惡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解懈婦人年三十

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

子疑不為主舊刊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

衰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此疑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

毋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

先君而擅萬乘不疑秦宣太后寵嫪毐則此醜毒扼味

謂暗中之所以用也故挑尤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讀挑尤



詳旧作挑疾不能處半。言橫死過半。王維禎曰此雖人主弗

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

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

也利所加也故與成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也人成棺則欲人

之失死也非與成人成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

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死夫人太子之

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

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言室注意備夫

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謂內外

愛憎之相反增揚升庵外集范無字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

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故口日月

而後舉用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作內

外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子議兵篇注引

此亦作三偶合也按偶謂竝舉也難三術者以責陳言之實

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

衆端以參觀原田注衆事之士無幸賞賞無踰行當作倫

且也行賜也飾邪云殺必當罪有罪不赦罪二字則姦邪

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

除重原注謂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增謂得復除民

避徭賦而上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使貴重起勢



評林  
評並而  
誦

以藉原旧注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以則民安民

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

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開之鬲即的切說文鼎屬兩雅鼎款足謂之鬲釋名

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

原注以喻正不勝邪也今夫治之禁姦未旧刊未作明於此然守法之

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讀言獨明於人主之心而不行於下也

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秋字下犯法也

楷本作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據旧刊

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

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

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

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

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孫鑛曰菴氏父子每言厲法禁自貴近始蓋得之此也

南面旧刊有第

原注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孫鑛曰通篇皆說御臣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言二柄不可假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以他臣為之監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

任者為監者今所與備人者謂所不任者尾宜且曩之所備

也謂所任者言其所不任者今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反制於主猶曩之所任也



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道由也旧人主釋法而以臣倚臣

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

惑亂矣非誹古字通增荀子輕非譽而恬失民焦氏筆乘云

通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任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

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原旧法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悞

主壞法之資也壞人主使人臣雖有知能不得背法而專制

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

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索資求助也增資主誘而

不察因而多之讀誘見誘也鳳卿按正字通稱美曰多史張

故赦足哀益傳諸公聞之皆多後漢書馮異則是臣反以

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以其退

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旧刊無夫字有功

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悞主主道者使管下二字人臣前

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皇侃論語疏事雖有功必伏其

罪謂之任下應篇首在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

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原注此言姦臣之用人主藏

是言藏中心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

言二君威勢者讀二勢者指上人主羣臣二句此勢之所必至故云誤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

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十



知舊刊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猶首尾也辨無參驗

者舊刊參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如唐關此不

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虛言不言

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資資級言人臣雖不言君必問其所取舍則足以品其人則人

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

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

害反如此者舊刊如任理去欲原脫此四字舉事有道計其

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多得利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見論

制王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

害大矣後世開金銀壙權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

今大費無罪而以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

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暗於治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

變聖人不聽不聽猶言正治而已孟子注正猶期也或曰止

必不變變有害治則必不變也故趙武靈王曰然則古之無

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雖古俗可變則變雖常伊

尹母變殷言因夏太公母變周言因殷則湯武不王矣管仲

母變齊舊刊變齊郭偃母變晉舊刊作更晉郭偃孤偃也晉

墨子作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易變

畏阻意晉無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之心者恣茲之行

也言哉定國家必變前代之弊制民愚而不知亂愚民不知

懲茲茲民必嚴舊染之汚俗因循至亂



上懼而不能更不更張也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讀明嚴二字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而

鐵父重盾而豫戒也讀言其說見於商君之行故曰說在也

亦如此也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

力而駢脅者為駟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謂此也增墨子多用說在字今按并子章云此

一段內外儲說脫簡恐近是內外商君書古有此篇名說在

以下至篇尾不與上文連續為錯簡無疑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官恐官

中衛士也增九傳秦伯送衛於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語

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豈是也桓公有武車八百乘齊策齊車之良五家之兵注管仲軍令

始於五家為軌七命列輕武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

戰車不中不蓋又引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

費而失大利也故俞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讀輒振

正字通不載輒字田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

刊評法作輒輒也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

鄭人不能歸增鄭人豈高克乎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師之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

飾邪舊刊有第

原注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茲臣以亂法取亡增孫鑣曰章法絕精附

擊龜數筮兆曰大吉增擊龜者而以攻燕者趙也擊龜數筮

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批點本事無功而

社稷危增劇辛趙人燕昭王時人于燕世家燕王喜十三年

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鄒衍齊人封禪書鄒衍以陰陽

方士傳其術莫能通然則阿諛怪迂苟趙代一本併代地故云

合之伎自此興不可勝數故曰國道絕趙代趙併代地故云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飾邪 十二



得意於齊今不取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增趙襄王四年龐煖將

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擊龜數筭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

秦舊刊逆作道為從將以逆秦齊策專志一力以逆秦鮑注逆謂拒之

兆曰大吉始攻大梁大梁魏都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

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麗援增趙將榆兵而南增說文榆

南反則彰盡矣增趙悼襄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

自燕則彰盡矣增趙悼襄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

陽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

云釐本齊地魏策齊伐釐昔而晉人亡曹正義不考策文而

觀乎信矣彰恐漳字誤蘇秦曰趙南有河漳地理志濁漳出

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蓋漳水之外盡入于秦也或云

鄴已拔則趙之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安近見於秦

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別兵辱主

不得意而死悼襄九年秦拔閔與鄴九又非秦龜神而趙龜

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

非豐隆五帝車也又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

郭璞曰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讀雷神也其以

方位言者未詳增思玄賦注雷公也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

乘雲兮諸家之說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

故留田說以廣異聞圓謂天文訓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

其兩注雷也則非始五行讀當與王相連看增水火金木填

於思玄也竝失考五行星也說苑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

太乙讀即帝坐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

天一誤王相四書行明云旺者為主相者輔之蔡氏曰如東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十一

精天文志五 星之學五 行 太乙



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旺而生丙丁火便是王字相王攝  
之次也全到這裏衰所以孤按此言方春不可擊東方也攝  
提讀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方各有三星焉六神劉  
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注六宗神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  
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  
中六曰五括當作五橫五橫即天橫齊甘德曰天橫五星在  
司祿是五括五車中黃帝曰月犯五橫中貴人有喪大將  
軍道絕東方朔曰月犯五橫兵起天下有大亂易政貴人死  
公連曰墳星太白守入五橫中軍道不同兵起春秋緯曰咸  
池天橫五帝東舍一名橫龍一名五橫一名天津按天河齊  
橫潢之誤讀五括疑天括增括矢末五括登天弧耶天河甘  
德曰天河一星在天高西近天街東天河察近鈐尉曲陽主  
河江之紀也甘氏曰天河不見經一歲河水多出天下無道  
橋君不養百姓臣強君弱河神害其國紫辨曰天河光暉逮  
旁星肩經天子有德水泉自出宮中大赦黃帝曰天河登衛  
不明三公誅女黨期一年公連曰天河赤兵黑水君臣爭境  
不出二年長弘曰客星犯天河下賤迫君堂增天官書鉞北  
北河兩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索隱曰宋均曰兩河六星  
知逆邪也又按恐天阿天文訓四守天阿又云天阿者羣神

天官書  
一名孤指

之關也殷槍舊刊作槍讀天官書歲星其失次舍以下進而  
注星名殷槍東北三月生天格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  
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增天官書天槍為兵亂之祥非吉星  
也按殷槍以色言當讀為朱殷之殷天官書天槍色赤而有  
角其國冒色赤黃歲星木星也原注俱非增非字恐數年在  
而沉所居野穰歲星吉星東向而勝非行下同數年在  
西也又非天缺物本作缺讀缺同有殘缺不祥意增蓋列  
思玄賦列缺曄其照夜注列貫列缺之倒景兮注天門也又  
缺電也鳳卿按天缺星名動移多盜既有嚮背則當  
有逆順故云耶刑星讀太白也熒惑讀天官書雖有明天奎  
屬卿按逆指誤刑星讀太白也熒惑讀天官書雖有明天奎  
奎曰封豕台原注俱凶星西向而敗讀台蓋謂三台非凶星  
命名固凶台疑增天官書三台色不和為凶戾漢興言星者  
其石諸家與天官天文間有不合則戰國時星數年在東也  
名候法必有大與後世異者淺學所未考究焉  
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  
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陳深云至此加事於明法  
始說出本意



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  
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  
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增亡字句正是培擊語命者處人之性或當作今之勢并子章

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身臣謂身與臣也舊刊作官增雜記官於大夫注官猶仕

也反國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  
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

荆恃吳而不聽齊增史宋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越伐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荆恃吳可疑

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增尤傳定詐因楚敗也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杜注許復見者蓋楚封之

魏而齊滅魏增魏世家索隱穎齊攻任扈而削魏增按任

而小國愈亡增地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

魏而加兵許鄆增魏世家索隱穎齊攻任扈而削魏增按任

帝後扈地理增魏世家索隱穎齊攻任扈而削魏增按任

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



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  
敬信民雖寡疆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  
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疆人主又以過  
予人臣又以徒取增言無功而取也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  
者舊刊無以字古作君物本古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  
之功願一本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  
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舊刊臣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  
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讀怨也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  
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  
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荆恭王與普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其友十過篇無其友二字為是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原注此小  
也子反曰去之十過篇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折酒字子反受  
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日醉而卧恭王欲  
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  
入幄中聞酒臭而還聞嗅也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  
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亾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  
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與十過篇大同小異故曰豎  
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原旧注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  
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



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  
 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原注言明法度也立辟從  
 憲法亦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疆匡天下威行  
 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  
 時言多兵士人衆兵彊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  
 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官斷者論從其下之反東縣齊國樂毅  
 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昭十七年及奉法已亡增奉法指君而言鳳卿按  
 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就君臣上而泛說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言以毀譽為賞罰也則兵弱  
 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原

飢謂歲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  
 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  
 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  
 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夏本紀注鴻大也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  
 朝諸侯舊刊有之君二字會稽之上防風之君韋昭曰防風汪芭氏之君名也汪芭長翟  
 為漆姓之國名後至而禹斬之韋昭曰遵命後至故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  
 者斬原注先令後令皆非法則古者必貴如令矣原注如令者法也鳳卿按如順也故  
 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  
 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  
 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知能明通







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舊刊作大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從欲從縱，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趙用賢曰：謂君臣以計合，其為非說乎？屬卿曰：非子暗一箇誠字。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為功名抑揚大過大害於名教矣。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言盡死也。民盡死則兵彊，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金澤 林寬季容書



廣瀨胤  
金谷  
村上  
尾宣陽  
山内鈍

全錄

韓子解詁卷之五終

韓子解詁卷之六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解老 旧刊有第  
二十字

原注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鳳卿曰老子亦是  
有者也故立言率以洗繁文之流弊為有國之皇極故  
多矯世之言漢興撥暴秦之擾亂君臣宗之一寧海內  
非子先知之用其道以飾其術其義圓活不泥章句發  
揮道德之用不墜道釋之窟窠信有為之人哉愚者以  
為其解郵書燕說若夫陳深曰解無意義且不得老氏  
之心但取其文之反覆有倏忽往來不可羈制  
之趣亦碩鼠飲海之話也文人不知讀書信哉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

心也讀此蓋以德取義於得故且分德得於內外而言德而  
不見其得也增長門賦注引作神不淫故廣雅曰淫游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解老



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增禮樂記德者得也鄉飲

酒義德也者允德者以無為集謂不以無欲成以無欲成集成互文無

德行也以不思安以不用固言以不用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宅

言神為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

生於德言施德求報也德則無德不德則

在言唯在為德有德君子不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

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張景陽雜詩謂其意無所制也制掣系

泥夫無術者世之不知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故特夫故以

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怠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

意所無制也無所制也今制於為虛言有意于

為不虛也張賓王曰此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

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

無為而無不為也管子曰化育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

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生心性也言非假于外焉者讀生心

揚惻隱之心非求其報也言與物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舊刊孫本並作父子貴賤之差也差別

知交朋友之接也接待也讀知親疎內外之分也分也臣事

君宜下懷上增諸本有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



助也宜。孫本作朋友。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嚴君平云：理名正實。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宏甫云：不惟為之，而且必有為之心，是上義。

禮者所以貌情也。貌謂形顯，中情乎外面也。舊刊孫本並作情貌。荀子文貌情用。注文：禮物貌威儀情。中誠用語言，山仲質云：此及下以字宜作為。下文禮為情貌者，文為質飾者也。以為通用。三年問曰：稱情而立文。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

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也。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飭之所以諭內也。舊刊飭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言有時而變也。君子之為禮

折也。以為其身。舊刊孫本並疊字，以為其身四字。故神之為上禮。神中心也，增誠心之謂。

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舊刊孫本並疊字，不能相應四字。故曰：上禮為

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荀子：惟為難極多。聖人之復恭敬，讀

反復也。增朱子曰：踐行也。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原注：仍

而就之。驅而納之，于禮也。老子：仍作仍。林希逸云：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老子

億云：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鳳卿按：非子又遇七國爭亂之末世，憤有篡賊之臣，藉口於道德肆

奸馳詐，不知忌諱者，以衍明老子之言，欲以喻警一世之人，而濁源也。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行道已久，功有實

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人之事也。舊刊

孫本並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讀上四失字同老子

下四失字異老子增字子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飭者也飭

非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飭夫恃貌而論情者其

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

以五采隋侯之珠高誘曰隋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於野

兪去後衛大珠報蓋明月之珠不飾以銀黃銀黃言金銀也

因書責揚僕曰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注銀謂銀印也黃謂金

印也廣絕交論早縮銀黃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爍以琅玕注

黃謂黃金又楊慎山海經補注泉塗之山其陰多銀黃銀黃

漢代用以為佩唐太宗賜房玄齡銀黃帶宋人小說云其物

貴於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

飾故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

親具禮而不明禮而微也故曰禮薄也

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凡物不立盛陰陽是也理物本

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作相棄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

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禮言以

之竅為務也出莊子應帝王篇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

集解云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今為禮

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老子作也朱元晦曰

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華乘先物行先理動之謂

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增無緣不緣理也忘造本作

妄讀當去而字看意臆同度

情也言飭也樸心實也

先物別



待浴切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說符注蓋隱者也湯問注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額也詹何曰

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嬰亂也莊子老聃曰汝慎勿撓人心讀言以前

識之術撓亂人心則人紛然用其智所以危殆也華焉猶紛然也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

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

角也裹包也故以詹子之孫本無之字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愚

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是下脫所字老子首作始故曰前識者道之

華也華非實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

情實而去禮貌也禮貌外飾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

不徑絕也言可得而行之也讀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

歷水越八千之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國不攻并子章曰不徑恐而經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

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增按貌上疑脫禮字好當作行故曰去彼取此

篇首至此老子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

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

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與作全壽富貴

旧刊無貴字非也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換下文本下有生字故曰禍兮福

之所倚以成其功也換下文以以下五字注誤濕正文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捕則大能成天

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

者舊刊忘作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舊刊猗

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舊刊

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讀濶遠

今按言去道或云故論人或云曰孰知其極老子有其無正邪正

二字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

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

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

孫本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

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衆以下二十二字

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屬卿按孟子荀子苟求其故注

天下之故者也故事也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或曰作曰老子作其日固久增故固以已古通用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

也讀必固守也輕恬資財也讀恬不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

也言守死也輕恬資財也動心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六



不偏黨也旧刊心上有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

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讀方雖死節輕財不

以侮罷羞貪讀罷貪廉之反增墨子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

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又曰無國而不有賢士無

國而不有罷士注罷病不任事者齊語罷士無伍注罷病也

無行雖義旧刊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讀邪私雖勢尊衣美

不以夸賤欺貧山璠曰漢高祖功臣頌形可以暴志其故何

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也問知讀言聽於慣習之人而問於

見即不成遂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

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能言慣習人也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

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讀適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

勝衆數也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

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讀言以德行之名軌順節度而故

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劓增荀子注廉接也說文劓傷也但

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呂氏春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

耀原注道無繫着執之則非不欲其察察以為

聰明睿智天也性動靜思慮人也人為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

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天謂自然無為是也增揚

韓非引之虞書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聽故視強則目

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

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



失之地讀境也山番云言所在也曰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

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

不能避晝日之險言白晝陷溝瀆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呂子重已亦有此論

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讀即老治人者適動

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上文云動靜思慮人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

之力不盡智識之任上文云聰明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

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齋之原注齋者有餘不盡用之意舊說齋養也朱子曰齋只是

客齋之齋他說話只要以用些子舉齋之者愛其精神齋其智識也故曰治人

事天莫如齋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

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齋齋之為術也舊刊為生於道理夫能

齋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

退而不服從道理增物本退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舊刊作

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齋服原注蚤復效自老子今按蚤服

服蚤早通讀蚤字以離未見字解朱故曰夫謂齋是以蚤服

子曰早服者早覺未損而齋之也故曰夫謂齋是以蚤服

諸本作夫唯齋是謂蚤服故曰夫謂齋是以蚤服

作夫唯齋是謂早服今按謂唯以並通韻知治人者知以下

提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

則和氣日入謂不以先入為故曰重積德老子作謂之重積

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齋是又加積之也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故

新對素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

所積德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六 八



靜而後和，和而後計，得計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也。而則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亾之，有身而後歿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會計筭也，下文云人有欲則計會亂是讀。

會極處百會之會 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

世本無其字 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一本無能字 故

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舊刊國下有母字，諸本無老子同此。

所謂有國之母。舊刊接上文高誘曰母者本也，老子注國之所以安謂之母。 母者道也。茅

曰開口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雖不同道理却 道也者生於

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

周旋者物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樹木有曼根。讀曼長也，言橫根也，亦有蔓義。 有直根根者增根上當有直字，書之

所謂柢也。書老子書柢或作抵，讀蓋根曼而柢直也，正字通引此直曰曼橫曰柢誤。 柢也者，木之

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



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老子作是謂長生久視之道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視活也長生久視字荀子榮辱篇家語贊君篇呂子重已說苑修文皆有聰明至此五十九章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作徒謂徒役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羣書治要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旧刊孫本凡以作其民利害易則民務變勢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以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旧刊徙則多敗傷烹

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讀賊害也澤味之和也猶色治大

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治要

故曰治大國者老子無若烹小鮮原注治國者擾之則民亂烹鮮者撓之則

人處疾則貴醫旧刊人以下接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

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

瘕疽癰痔之害增瘕謂癰也山璠曰龙而外無刑罰法誅之

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

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旧刊

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旧刊祟上人逐除



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  
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  
曰聖人亦不傷民老子聖上有夫字民作人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  
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  
事利其產業增不事利言不以利之為事欲利之則反病之  
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  
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  
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  
神不亂舊刊則作而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  
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老子兩

字則作故工人至歸焉六十章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

舊刊有以外無怨讐於隣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

讐於隣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鵬上寧曰內有德澤於

民者孫本民作人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

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

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

戰鬪逐此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原書通淫倒今從所積

力唯田疇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蔡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積力於田疇舊刊於必

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

糞田也行至德之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



句謂以支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糞車者方曉此語分注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人君者並無者字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

暴虐則民產絕言民無恒產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

始戎馬乏則將馬出讀蓋謂將軍之馬山番曰當作支馬如將迎通送迎可見今按將馬謂主將之

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老子無矣字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

勝則事經絕讀經常也言事之常經理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

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謂五色聲樂衣食之類可欲之類進

則教良民為姦釋大典曰教猶言使也山番曰平聲魯語不教無長說林下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

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

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

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老子禍作罪是以聖人不引五

色山番曰引猶誘也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不著地謂異於飛禽也不衣則不犯寒增物本注唯人無羽毛必資衣以禦寒也上不屬天而下

能活讀言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為存活之計也增列子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

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勝則事經絕讀經常也言事之常經理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

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謂五色聲樂衣食之類可欲之類進

則教良民為姦釋大典曰教猶言使也山番曰平聲魯語不教無長說林下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

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

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

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老子禍作罪是以聖人不引五

色山番曰引猶誘也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不著地謂異於飛禽也不衣則不犯寒增物本注唯人無羽毛必資衣以禦寒也上不屬天而下

能活讀言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為存活之計也增列子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

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



亦俗訓其  
知性之於

也。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讀飢也。增呂氏春秋其為飲食以增氣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

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得當作利，下文可証。從老子作得亦通。晉靡有免。誼傳傳說晉靡。徐注，舊刑索隱，晉灼曰：晉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曰：言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係也。案內儲上，衛晉靡為魏襄王后治病，似當以徐義為長。死罪時活，言可幸而免也。今不知足者之

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於猶言斯也。讀憂憂憂其憂也。增下憂上疑合。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不由法度也。妄舉動則

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舊刊憂苦痛以下八字。則傷人也。惜，主術訓兵莫邪為下注。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

禮儒行篇  
吾人與稽  
誰合也

惜於欲利。老子惜作大利，作得而次云，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有道之君至此四十六章。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否之反。萬理之所稽也。老子知此兩者同則而不可廢。理者成物之文也。讀如。道者萬物之所以成

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增或云曰恐因。物有理，分理也。不可以相薄。讀侵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舊刊憂無常操三字，孫本批本並同此。是以生死氣稟焉。舊刊孫本作死生氣稟同。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



之以成其威讀斗之所向必敗故曰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恐帝誤

史天官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行也四時得之以

御其變氣孫本御作仰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讀言朝也赤松得之以與

天地統讀言與天地相終始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制度文物道與堯舜俱

智更擊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

手微則有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照昭以

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

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

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舊川若水溺者

多飲之即死即或作則渴者適飲之則生即刊則作適也譬之若劍戟

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

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鵬士寧曰故下怨脫曰字此段所

說道理不必引老子而所謂昔之得者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貞者道也韓子亦云道無双故曰一與此節互

相發矣山璠曰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

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犧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抃得之以襲氣焉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食雲天

顯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海西王母得之坐乎

以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

說得之以相武下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又

曰周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能念作聖宇惠曰天得之以高

押韻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



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

見功以處見其形讀當作處其見形增汜論訓蛇舉首尺而

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物作象道應訓同此增老子

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故温而為一其上不皦

象之凡理者方圓長短並作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麤細故理

定而後物可得道也物字無故理有存亡旧刊理上有定字有死生

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

常增凌注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

死不衰者謂常二十五字作一氣讀而常者無攸易變無定

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旧刊有所字增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

其玄虛用其周行彊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孫本旧刊

可道非常道也老子無也字原注老氏以常為至故曰常有

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綱

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

三者原注十有三言多也十有二者蒲阪圓曰疑行四肢九竅合十之

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原注徒故曰生之徒旧刊有

子同十有三者老子無者字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具猶枯

此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當作十故曰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讀上生生

出也下生



生活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

也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地并子章曰上

死恐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之性也變

之字日地之之疑當作亦老子人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音

也也山璠曰處恐虛并子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山海經兕出湘

章曰此下疑有缺文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

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

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

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批本標曰借事上不

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山璠曰恐飾字

誤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

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

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讀源避其域塞其原則免諸害矣增

趙注至德之人不為種凡兵革者前章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

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倚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

人之遊世也遊世涉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

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增當不恃備以

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舊刊孫本被作遠諸害故曰兕無

所投其角投字書致也按投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  
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  
士知之矣讀言王公發號令必與大臣共議亦不為天下先  
意權權衡之權知主之也增權議權謀也係辭傳  
乾始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舊刊於則萬事之功形矣而  
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  
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  
無不功而議必蓋世議論高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  
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老  
子  
作故能  
成器長  
慈於子者原注慈者不忍之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

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上吏則戰勝  
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老子作大慈以守  
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  
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增老子天將救之以慈  
救以其有生物之心也故曰生心聖人觀天地之心以生養  
為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徃於  
生也故曰之生讀天生言自天生存之也生心若以慈衛之  
也心上藏於字盡之生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  
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  
寶之老子作保之增保寶通史記九章書之所謂大道也者原  
謂不矜不伐濡弱謙下也增老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蒲阪  
子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蒲阪  
老子注夸張曰施畜之反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十八



言就大道求路徑也徑者大道之反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佳麗也蒲阪圓曰言好徑趨

策宮他曰佳麗好玩漢嚴安疏佳麗珍怪順于耳目也

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

原注除糞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原注

外雖街飾而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則

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

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舊刊庫而有音

如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

夫飾智故原道訓不設智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

必富故曰資貨有餘老子作貨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

術而效之讀言以智術效之也原于禮曰術如禮記蛾子時

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

竦作則小盜隨人竦唱則小盜和竦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

竦先則鐘瑟皆隨竦唱則諸樂皆和今大竦作則俗之民唱

讀有獨立之民故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原于禮曰故服

文采傅奕注老子云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舊刊資

資是之謂盜竦矣盜竦猶言盜兆也老子采作絲竦作奪無

作誇今抄韓子改作等韓子說既有證又與餘字韻同且韓

去老不遠當得其真故互從之雖使老子復生不能易此字

也柳子厚押韻林肅翁劉會孟皆作誇蓋不考之過河上公

注亦作誇豈有如此低神仙手書之所謂至竦矣五十三童

人無愚智原連上文莫不有趣舍增即取舍原道訓趨舍

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增即取舍原道訓趨舍

得於好惡怵於淫

通雅曰... 讀有獨立之民故... 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 服文采... 資是之謂盜竦矣... 作誇... 去老不遠當得其真故... 也柳子厚押韻林肅翁劉會孟皆作誇... 注亦作誇豈有如此低神仙手書之所謂至竦矣五十三童... 人無愚智... 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 得於好惡怵於淫



物也。誘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

適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

之，而往，故曰校。諸本校作拔，為是。蒲阪真曰：老子善建，至聖

人不然。山璠曰：至當一建，其適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

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

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

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讀言保精也。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

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

舊刊脩作修，下同。老子修下，有於字，下文家鄉邦天下，上皆同。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

家。讀脫而字，山璠曰：一有而字。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老子作

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聚。

舊刊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

益聚。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

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

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增科條也。息，滋

適其條以觀多也。按適恐通字，息耗消息也。猶言損益也。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

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

下之然也。以此。孫本作以，如。此。○蘓子由曰：以此言亦以身

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

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

觀則天下無不然也。



喻老旧刊有第  
二十一字

原注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今按旧刊以此篇置第七卷首未知漢唐旧本編次如何姑從如源本以備改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遠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

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增汜論訓注不  
離體也長揚賦

鞮鞞生蟣虱注韓子曰燕雀處帷幄猶巢也處而兵不歸汜論

訓作不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

公增莊子豐狐文豹說苑封狐玄豹尤傳晉悼公四年無終  
子嘉父使孟樂列晉囚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蓋傳聞異

文公受容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

號為罪旧刊無則字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旧刊無  
則字

虞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智伯襄范中行而攻

趙不巳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粱之東杜預曰晉地在  
平陽楊大縣西

南增按人間訓第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澠器增檢戰國策  
淮南子說苑

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柳楹晉灼曰虎子之屬或云  
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柳楹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

襄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澠杯故也  
吳師道從索隱正義曰酒器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漢書

董份曰决非盛酒死骨人所譁者何以酒乎蓋深然而辱之  
為澠器耳蒲阪園曰難三作飲杯呂子義賞斷智伯頭以為

觴按澠器形類酒杯故曰飲器柳楹亦襄器非盛酒者道應  
訓高誘注飲器柳楹也索隱正義皆非也鳳卿按淮南

子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鬻臂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  
飲以相誑越人刻臂出而甲國殺牲飲血相為信董份未深

考耳織田信長以朝倉義景淺井久政長政備膳為飲酒器  
亦受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旧刊于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壁不聽宮之奇故邦以身死故曰咎莫憚於欲得邦以



生為常霸王其可也其恐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  
自害則字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老子作

楚莊王舊刊接既勝狩于河雍孫本十作於史記莊王十七

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是邦之法且刊是祿

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邦

實並載此事皆為叔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

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老子建抱下

制在己曰重增不制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

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老子

重舊刊有主父生傳其邦讀言未薨之時已遜其位也史記

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

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老子作躁則失



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讀言君威獨行於其臣故

不可為臣所奪也

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

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莫不可脫於深淵

老子無深字

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

之以為德

讀言為德於君也

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

讀言為威於下也增臣則

字尤傳山有木工則度之之法損益字荀子可道而後之人

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

德威皆臣自為損益

交文耳不必泥

故曰邦之利器

老子邦作國漢人避高帝諱不可以示人

越王人宦於吳

宦一作官

而勸之伐齊以弊吳

史記越使夫

曰竊聞大王因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勝齊

人於艾陵

魯哀十一年

張之於江濟疆之於黃池

吳之北師

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沅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十年故可制於五

湖

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老子翕作歛讀

增固姑通用人問訓固試往將欲弱之必固彊之晉獻公將

欲襲虞遺之以譬馬

遺原作道誤讀道之

智伯將襲仇由遺

之以廣車

增仇由見說林下周禮廣車之卒注橫

故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

老子取作奪說林上同書曰將欲敗

起事於無形

舊刊接

而要大功於天下

讀要邀同言是謂微



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彊也增謂損弱當作是有形

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外諸右上一凡茲旅必起於以增

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

於其細也旧刊無千丈之隄旧刊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烟焚增呂氏春秋巨坊窟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

又作煨說死見龜直煨傍有積薪集韻竈窻也故曰白圭之

行隄也塞其穴愈於禹注丹名圭字周人也丈人之慎火也

塗其隙增按主人翁也古人取對不必拘七是以白圭無水

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增或云

也

扁鵲姓秦名見蔡桓侯旧刊侯作公山番曰史記新序作齊

蔡無桓公蔡字誤當作晉七發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

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苦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

不信後病遺召扁鵲鵲逃桓侯遂死養生論桓侯曰君有疾在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

腠理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哲曰齊桓在簡

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和子有桓侯午去簡子

桓侯竟不知何國也蒲反圓謂晉世家烈侯卒子孝公頎立

索隱云紀年以孝公頎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公因考扁鵲

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曰十日不知人所

記異也然則古本或亦載簡子事立有問扁鵲曰君有疾在

腠理又腠理方書皮膚之孔泄氣液之竅也一名氣門一名

謂女微之府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

不治將恐深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二十四

扁鵲按古今人表親屬下有齊桓侯注知侯子東哲宋深考耳



日將恐疑倒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

病以為功也舊刊無欲字史記作醫之好利居十日扁鵲復見

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易深讀易移也舊刊易作入見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原作一日扁鵲復見曰君之

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

十日原本脫三十二字扁鵲望桓公而還走新序還桓侯故

使人問之故特扁鵲曰疾在腠理新序作湯熨之所及也新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廖文英曰  
善者佳飯  
惡也即張  
良傳云借  
前著之著

廖文英曰  
約肉之美  
者善注  
約通小便  
處也

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辭而假之道晉已取魏還反滅虞此

二臣者皆爭於滕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官之奇

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

易持也讀未及其其未兆易謀也

昔者前文紂為象箸增象箸索隱持略反周禮六樽有犧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說紂之諸父

必不加於希注驚號帝也齊俗訓作悽縵稱作機以為象箸必不加於

土釶司馬遷傳堯飯土簋歡必將犀玉之杯將用象箸玉

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呂氏春秋肉之美者旄象之

約命玄豹之胎七發豢豹之胎注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

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也

旄象豹胎必不衣袒褐增過秦論夫寒者利袒褐而饑者甘

而食於茅屋之下說林而食於茅屋之下食作

是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茅坤曰真居

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增列女傳膏銅柱下加之炭火令有

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謂多而大也皆夸詞

也如酒池肉林亦是義酒入土中味必敗肉懸林中體疾腐

雖暴人豈有此理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至如此之甚天下之

德勿為後世譚柄也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見小曰明

勾踐前文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始本吳作楚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二十六



越語越王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注前驅在馬前也荀子挾轡先馬注導馬也道應訓越王勾  
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志注先馬前而走也輟耕錄前漢志  
太子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先馬先之也從先見反今  
韻書作蕪典反字作洗愚意此故能殺夫差於姑蘓文王見  
類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故能殺夫差於姑蘓文王見  
王當作玉形之誤也汲冢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立玉門十  
一年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趙策布寫曰昔者文王  
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注項羽紀注成皋北門注玉門  
事不經見呂氏春秋武王不忘玉門之辱高注引道應訓文  
王婦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擊鐘鼓示與紂同武王以此  
為辱非也合而考之文王困羸里武王亦從囚故曰王門之  
辱楊升庵外集玉門地在成皋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  
文王有羸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  
成皋玉門此一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鳳翔按  
聖賢之若兩危矣玉門故曰守柔曰疆越

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害舊刊害作病故曰聖  
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老子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安  
為君子器不宐為細人用細人小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  
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猶  
貴寡欲也而不貴難得之貨精神訓九傳義十五年呂  
王壽道應訓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周塗周道也  
塗周有先王典書故也道應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  
訓塗作徐屬下注周之隱者也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  
者無常事讀言不可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淮南  
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今子何猶負之  
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不藏書



而行舊刊猶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淮南子儻作舞注

之也蒲阪園曰按喜復古而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讀言不以

而慧者不以藏書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讀言復是

學不學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老子無

夫物有常容增山潘曰左傳事有其物非其物也因乘以導之因隨

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老子廣德如不動則順乎道宋人有

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象牙也列子說符作以玉三年而成

豐殺莖柯毫芒繁澤列子豐作鋒蒲阪園曰淮亂之楮葉之

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亂紛亂也功

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列子列上有子字地下有之生物三字矣故不乘天地之資

而載一人之身讀載事也山潘曰家語周不隨道理之數而

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美當作美善惡對文安江信曰昌子聖人之所貴豐年大木

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飯子道曰減獲不能惡也舊刊減作藏增與減皆同墨子

慮威之利而愛減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又云外執無

能厚吾利者猶藏也司馬遷書藏獲奴婢晉灼曰敗敵所獲

虜為奴劫韋昭曰淮濟之間罵奴曰罵婢曰罵齊之北鄙

子曰藏荊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罵婢曰罵齊之北鄙

燕之北鄙凡人男而婦婢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

罵奴婢之醜稱也又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藏亡婢謂

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藏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

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蒲阪園謂禮論

藏穀莊子藏與穀穀獲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減

音之轉耳讀惡荒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減



獲有餘愚夫易獲茅坤曰此段原出列子子韓故曰恃萬物之

自然老子恃而不敢為也

空原注音孔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增案解老孔竅虛精神訓夫孔

五藏之使候也焦氏筆乘周禮賦其鑽空空孔古字通用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

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易視無從識之故曰不

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戶上牖上

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實謂身也讀言中有主也增蓋與

章

趙襄王禮大夫學御於王子期增蓋王良詳俄而與子期逐

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

此評評  
作凡刊

用之則過也此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舊刊二

而後可以進速致遠增進追誤荀子欲得善馭及速致遠

則欲逮臣逮及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山番曰誘非先

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舊刊無尚何以調於馬舊刊於

此君之所以後也孫鑛曰是精言助論可

白公勝慮亂罷朝內儲上越王慮伐吳注謀也道應倒杖而

策銳貫顛顛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顛顛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謂之銳按血流至於地而不知舊刊於作于鄭人間之曰

願之忘將何為忘哉讀言不忘怨也增列于淮南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二十九



之故懼之案史記白公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以此言智

父建亡在鄭鄭人殺之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以此言智

周乎遠則所遺在也老子遠下無者字智作知是以聖人無常行也

不見而明老子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

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并子章曰趙襄

楚莊王前文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倒句法讀言不

右司馬增呂子重言御坐而與王隱曰讀御侍也隱隱語也

三年不翅山番曰呂子作動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

名讀言名之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

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讀釋不穀

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所起者九誅大臣五

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增齊策楚威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吳云徐詞余友九氏作徐說文

作邳浦阪圖曰莊王六年伐宋十三年滅舒此云誅齊敗徐

州乃威王事傳聞之謬也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

小善善害字衍安江信曰為小事不善善道故有大名不登

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人音希聲見劉向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

曰臣患之旧刊臣下有愚字增諸本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

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



之弱也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

亂非越之下也增言過也而欲伐越舊刊無此字此智之如目也增

子議兵注引云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不能見百步而不

見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躄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

越此智之如目也莊躄初為盜後為楚將越世家齊使者說

越王曰吾不貴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

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蒲阪圓曰案任昉代

齊明帝表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注引云莊王欲伐越莊子

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見百

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呂子介立注莊躄楚威王之時大盜

也則去莊王遠矣兵敗秦晉喪地數百里莊王失無此事揚

傍所見本作楚王近是莊子蓋莊周此作杜子亦誤樂書莊

躄起楚分而為四參索隱躄其略及楚將之名揚什庵外集

引此章全與今本同而云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之苗

裔也以其眾王漢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王乃止故智之

躄也揚氏義誤分莊躄為二人其失者也

難不在見人在自見茅坤曰此確言是人主之通患知之則

勝以好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作自見者明子夏舊刊別見曾子曾子

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

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

知勝負故矐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見新序禮書增精神訓

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周有玉放糾令膠鬲索之山番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年文王不

予費仲原注糾來求因子之內儲說下文上資費仲而游於



小人，是謂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增呂氏春秋紂使膠鬲來問也。期而紂殺膠鬲也。聖人之愛賢者，如此。豈有拒玉版以問之哉。管子亦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朱長春曰：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案此章亦爾。○陳深曰：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言而意已見，故不盡為美也。有以反覆為貴者，愈重複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子肯綮，但妙在反覆耳。有一事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于前，前言復于後，翻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復。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喜往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  
本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六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250